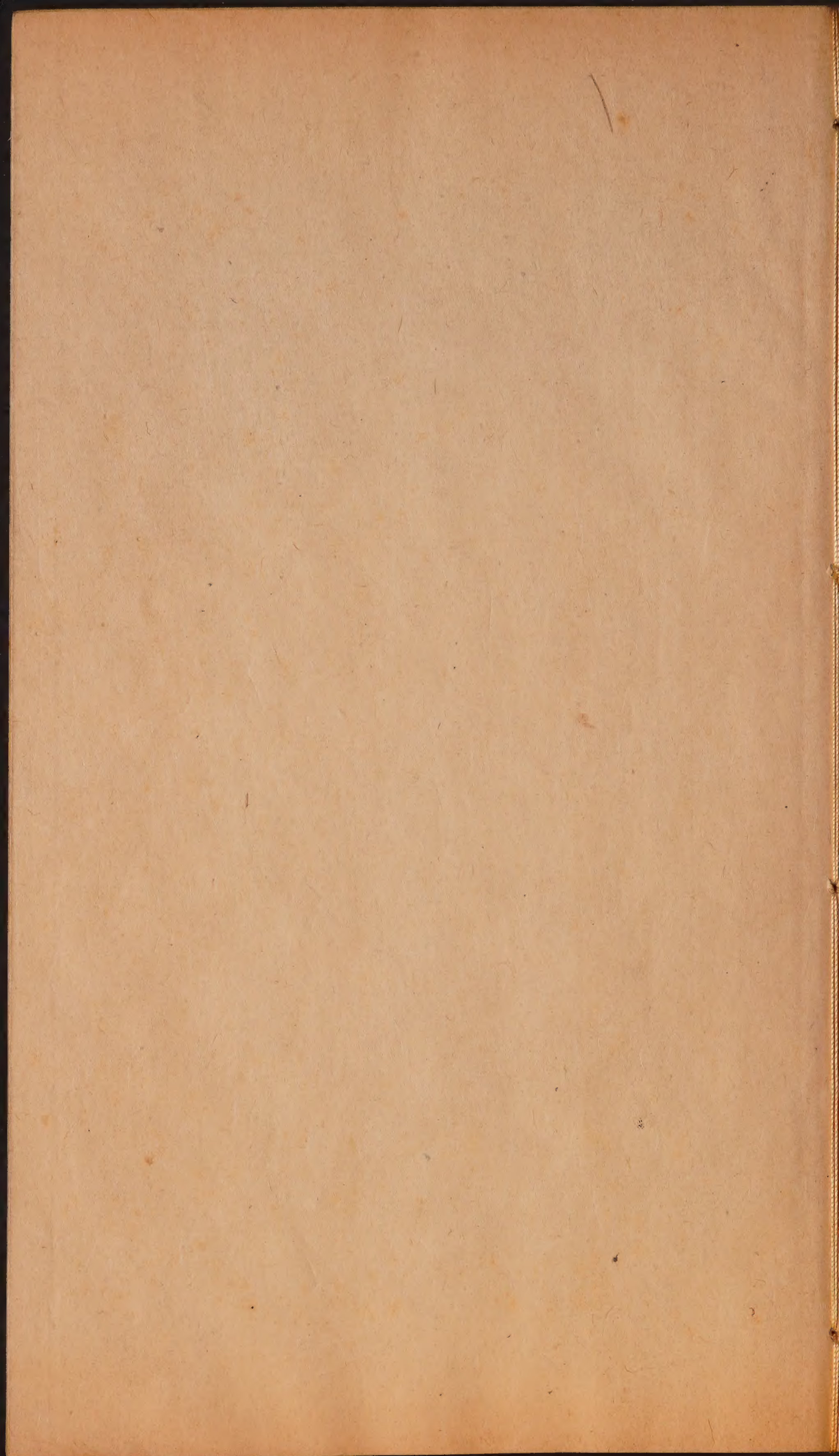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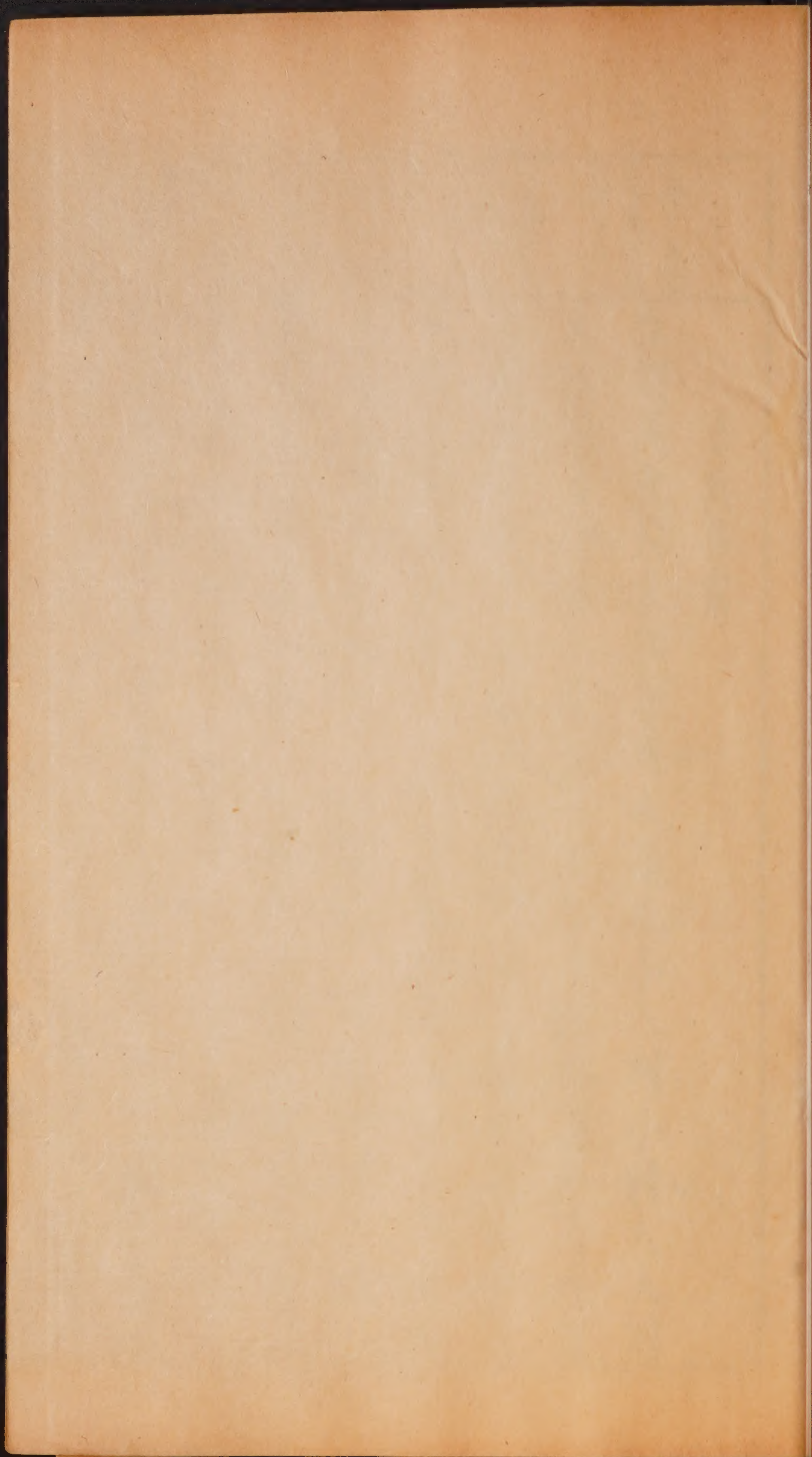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錯言兵事從
民寔塞等議
尉有文華

兵事諸書深
究利害之蘊
不當以文字
觀之

按地形以書
兵器之利孫
吳以來所未
發明者

此文最高古
似孫武子

按錯三書其
論邊備皆古
今不易之論
非直可施之

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玆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當時已也

得地形三句是大綱兵法曰以下至兵之至要皆發此意

此上言得地形

此言卒服習

幾不當一等字又勢錯綜

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交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水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葦也葦葭也蕭蒿也草木蒙蘢枝葉茂接蒙蘢覆蔽之貌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此言器用利

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易平也）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

以蠻夷攻蠻夷亦孫吳未見之言凡事不貴術數獨兵不厭術數奇正巧拙變化無窮何可一以正律之故錯所謂用兵三急者雖不假術數亦可至于以蠻夷攻蠻夷直以詐相使以罪人塞塞下直以威相劫此兵家所不免也故錯之術輔太子則非言兵

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仄古側字）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官射者騶發其川矢同中一的言共工妙）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

事則足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檢爲矢故可射踈及遠也然戟有鉤又不可射

今之朔兵逆衆而往往深入突擊而中國之長技不得以自見鼂錯云云似不併及

雖然以下又轉一意言勝不可保必求萬全之策正是爲虛習降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間耳（卬讀日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

胡義渠而設今降胡以下所謂蠻夷攻蠻夷也至此方露主意唐昭宗末年往往用沙陀之兵與藩鎮之兵抗賊卽此然沙陀之衆剽悍而不可制而唐卒以此受困可見漢兵與胡兵相爲表裏處所難者尤在將領

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林希元曰此疏首言用兵三急中述兵法一段又添入將知兵君擇將二意爲兵家四要末言匈奴中國長技歸結于處置降胡義渠一事此其大主意也說出兵家利害華夷虛實大畧無遺又一一切當眞經世之文

張以忠曰名議石畫鑿鑿指陳文獨峻絕

又曰論兵法要領處嚴密精熟眞有操萬全之算者

此篇叙事錯綜古實

夫胡貉之地以下是言其埶南北異埶正起兵者所當知也是爲下文言發卒守邊不便設數語晝然西京以下有此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讀耐）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

筆力古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

自首至此是舉秦時之失以爲鑒

自胡人衣食之業至民不安矣言發卒備胡之不便起下文選常居家室田作以備胡意

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于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事以爲殷鑒胡人衣食之業以下至民不
安矣言其不便處自今遠方之卒至未始
詳言其事綜理周密詞意明徹不是苟作

張以忠曰論旣精明文益切實筆高識老

鼂錯之論邊事其後先始終皆有條理始則欲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奴之所短帝從其策矣于是請募民免罪拜爵使常居塞下以禦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爲什五之法以聯其民屬其衆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于邊以受

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也將送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存卹所徙之老弱數語一篇意思微見于此煩似論冒自臣聞古之至終皆是明此意此下言安置之方

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房也置器

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帝又從之矣然後請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郡縣足支二歲以上可時赦勿收民租其于富國強兵之術秩秩然各有條理而緻密精熟固非徼倖一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之文章猶爲有用之學矣

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此下言駕馭之法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假大也五百帥名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

軍政即是此法

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讙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財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財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意疑之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創懲艾也）欲立威者始于折膠（秋氣至膠所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使其得勝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陳仁子曰言事貴有所處晁錯前章言徙民姑舉其事後章言徙民乃審其宜舉其事則民有

所勸而徙審其宜則民有所樂而徙凡人之情養生無所則重懷上之思器用不便則憚遠行之苦況漢徙郭解關中徙豪傑戍陵皆非其情今挈雞豚保社之民置之干戈戰爭之塲而無以處之則閭左之戍起而亡秦涇原之卒起而叛唐錯之愛漢適以害漢也錯其善言事哉

張以忠曰精詳明覈曲盡情事俱是實實可行非空言無施者可比

乘所上二書一是治其疴病一是治其巳病皆對證之藥而濞皆吐棄之止成乘之名也悲夫

篇中引喻凡十有四五勢沛若江河聯若貫珠

以下設喻言其事難濟至說出安危禍福之幾令人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于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凜凜

設利害兩端使之自擇可爲寒心

以下設喻言息禍不如勿爲

以下設喻明已言之可信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于纍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爲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

此下言禍福起于細微成于漸積

名言

總結上意不專指末一事

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汲之統斷幹（統音綆幹）水（井欄）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林希元曰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
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
字起伏變化百態横生
張以忠曰此文全是隱語而意極深至
又曰迷節翻覆絕無縫鬬而結構廻翔情文俱
妙

乘諫吳王書能脫七發浮艷詞爲宏偉指畫情事條暢嚴明

此一段舉漢家埶力壓伏吳王旣不可以理諭亦須如此

再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胡戎爲難秦舉兵却之 非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筰西南夷 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信陵君無忌常總五國却秦 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 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

卑是諫體諷其可已下以可樂散之

夫卑吳兵以訾於漢（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齒猶觸也）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三公謂晁錯也為御史大夫）是大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而輸雜轉出貢賦猶不如吳之富也東山吳王藏府也）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

五不如文埶抑揚頓伏如此猶未至無策但漢不能忘吳也

自此至終皆以害惕之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海陵之倉長洲之苑朝夕之池江淮之險皆吳之所有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襲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吳饟軍自海入河故入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巳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吳楚反時約不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發兵應吳楚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

周亞夫果以此取勝乘亦策士哉

追動之極不獨悲之直哀之矣

已明矣。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掩匿也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也張韓將北地張張羽韓韓安國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弓高宿左右弓高侯韓頹當也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林希元曰此此是吳王逆謀已露故諫之如此中間利害禍福反覆詳盡可謂善言矣吳王不悟卒取滅亡悲夫

張以忠曰語語破其所恃理勢旣明而格調尤俊

此篇全是戰國文而詞極微

是時吳事有端而新垣過計之語又中諸郡臣之忌言雖忠安能以相入哉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于其上）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伏兔也）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流猶行也）何則彊趙責于河間（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王其長子為鄚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六齊望于惠后（高后割齊南郡為呂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

叙漢攻取之勢是刺骨語

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越人之報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爲大王

（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城陽顧于盧博（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若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三淮南淮南厲王三子也思墓念其父見殺欲報怨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救吳也）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青陽水名還舟聚舟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過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大國謂趙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存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底礪也）

患之以錯亂其語若以吳爲憂助漢者也自臣聞以下乃致其意焉
胡爲趙隱語越是吳隱語言漢皆有以待之是吳趙未足以爲漢難也
詞語警健最爲動人
往時趙淮南已如此可鑒也
有筆氣詞尤古勁

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姦姦求也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全趙趙未分之時後分爲三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袨服大盛玄黃服也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幽王高帝子名友呂后殺之故曰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諸賁專諸孟賁皆古勇士也

此賈生筭吳楚之計

新垣平暗指吳之奸臣

應上段意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諭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義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封齊王六子爲王其中有小嬰兒褱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濟北王興居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故曰仆囚弟于雍者謂淮南王長徙死于雍也象新垣平等者言二國之敗以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之反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今天子景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埶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

二語正見其難處

于朝。過誤也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 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

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 兵不留行。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 收敝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西楚項羽也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國家不可庶幾有之也 願大王熟察之。吳王不訥其言

劉勰曰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

張以忠曰微辭婉中刺入心腑而筆力絕高

又曰沉雄爽快

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荆軻爲燕刺秦王精誠格天能令白虹貫日而待其客未行不能使太子丹不疑畏）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精誠上達能令太白蝕昴而使衛先生請兵益糧不能使昭王不疑二）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鄒陽書此體古所未有獨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窘迫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此書竝隻言斷簡而詞旨不屬特多嗚咽滂湧故能開梁王之襟卒以自脫要之非所以自訟也忠無不報四句一書關鍵以後段段發

此意
此上是第一段與下第二段是重有一正一反意文更奇
其情切故其詞多複
每一援引一結束即以是以字故字接下斷而不斷一筆呵成
以上一頭却番作兩段才奇偉
自語曰至豈足道哉總是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之

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王奢齊人亡至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于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于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為燕尾生蘇秦于燕獨守信如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

意

鄒陽從吳入梁故引樊于期上奢以相証別出一知字

前已略題後復詳說亦是文字一法與黃歇上秦書同

憤嫉妬之不容則寧隱

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于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于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于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投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于世義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

以賦體爲文體非體也喜其有關鎖故氣格不走

前面文字凡七變至此方收拾說歸梁王然不能盡知特舉由余子臧以見例

上無朱象管蔡忽出此與由余子臧爲偶今人所拘古人文字正不如此

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借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于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爍金衆口所惡雖金亦銷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于俗牽于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

懲有功之受禍則寧隱

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紂剖孕婦故功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懃誠加于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逃之而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于士則

此言士必爲用示已必有以報王文勢甚婉曲末句一收復伸已意有不盡之旨

奇思逸態出人意表

復說一遍更有味

桀之犬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刺繇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荆軻爲燕丹刺秦不成而七族盡沈）要離燔妻子（要離爲闔閭刺慶忌而妻子先燔）豈足爲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爲之先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于當世之君則人

上面長喻廣譬至此始正言之

引周秦二事以見先容而生禍無因而建功

懲用之必由先容則寧隱

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而不牽于卑辭之語不奪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亡周因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于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地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今欲

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浸趨于俳儷蓋其病也然而論讒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爲世戒

使天下寥廓之士籠于威重之權脇于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于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孫鑛曰其意悽愴其詞瑰瑋其氣豪宕眞千古奇作雖使事太多間有重複然急迫中求動人主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爲冗史公美其比物連類誠然大約亦微似賦體耳

張以忠曰援証痛切筆意沉快而結撰又復圓勁自是絕奇暢之作

董子三策朔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可謂得孔門正傳足爲百王之大法也已爲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彊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還讀旋速也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

得聖賢要旨矣

首對在仰承天心而興教化以善治

仲舒識得本源如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如此說話皆好

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藏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

所繇者非其道應所繇適治句

夙夜不懈即是彊勉行善即是繇道

仲舒之學粹矣不能不惑

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謂伐

于符命此其短

（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怒畜于上（畜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陶以造瓦冶以鑄金言天之生人有似于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

此等見解本六經來仲舒是策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學而行之皆

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甄作瓦之人鈞作瓦之法也）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鎔鑄器模範也）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

足以助治

方武帝之初其時務莫切于正始董子之對議論淵源理義醞藉勉強行道之

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謂年首稱春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隱公始即位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爲大謂一爲元

論正心正官之論其有裨帝之初政不少

自正心以正朝廷至王道終矣一段卽大學所謂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而仲舒得之其學粹矣

仲舒對第一正字公孫弘

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也（奸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倈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埶（操執持也）又有能致之資（資材質也）行高而

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論

與教化只在學校禮法上

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其功

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

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循順也順而行之也）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苟謂苟于權利也簡謂簡于仁義也）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

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爲法七篇而後未有及者

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

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劉勰曰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

張以忠曰原本經術貯衡世務理正詞醇真一代大儒學問

又曰發明天人相與之際語旣精微至論及王道終始參究淵徹使武帝大展其學則所爲更化善治比跡先王者宜必有以自見

而顧令爲諸侯王相反不得與曲學阿世之平津後先秉軸帝之用不能盡其才惜矣

[illegible]對首一[illegible]覽其而異焉乃策之故仲舒又對云云

言帝王勞逸

逐事條對每段各以臣聞起之而文勢不至懈散者以其段段有歸結故也

賢良策對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禼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說前代理亂皆繇賢臣用不用致然可見王者必得聖賢輔佐乃能興理致治蓋隱然有自任意

夷大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乖亂萬民不安（乖不明也）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

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孫也寧固仲舒言之不詳武帝修心之啓未必不由于此

言重教化而省刑罰

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以試其材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

吏化善治豈無其道

申商流毒一至于此

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僭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狠性貪故謂貪爲貪狠也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憯痛也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

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正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

在乎加之意正應王心未加句

此言養士求賢

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耤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厲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關係也教化之本原也

仲舒應詔獨陳王道故其言如此

此言重守令

王化不洽繇于守令失職守令貪暴繇于選舉姦進二帝三王之治不復見于今皆職此之故仲舒及此誠有見哉

令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財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

東坡謂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正是此意

千古同弊

天下未嘗無賢也列侯郡守非不能舉也但恐賢不肖不辨而賞罰倒施耳

以任官稱職爲差（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官使受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

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仁之罪。令勿牽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于是帝乃復策之

唐順之曰。讀誠致行。中武帝之病。與學一議。得用賢根本。

張以忠曰。段段以孔子証結。是仲舒學術正處。

通篇發孔孟所未發

立論極粹確不可易而布局結調則又整暇縱橫誠儒者之文

賢良策對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畱聽于承學之臣（承學言轉承師說而學之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

言天下而古今在其中

故春秋之所譏數語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

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

此解命性情亦說得是但質樸之解似尚未十分見得

不可不用也古謂古法也 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粲明貌 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

深微之識非諸儒所解

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處善于以爲道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禮循順也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加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

善俞。

婉曲轉頓文法極宕文氣極遒

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晏然自安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也）終寖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

千年以來名儒議論俱祖之

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復謂反復行之也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繼謂所接先代之次也捄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道之大原數句此仲舒見道分明處故宋儒多引之

周文不可盡變宜少損之夏忠則當極其用故曰致致字當屬下句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悳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

關鎖前意

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也耗虛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于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傅著也言鳥不四足是

漢時已如此今復何如吾願載高者猛然一省

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讀聱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載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朘謂轉蹇䠞也）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羨饒也）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

勝者也蕃多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子公儀休也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

三篇之對皆自孔孟門戶中出來與孔子之答哀公孟子之答惠王同一機軸漢武帝不用乃使相江都與魯哀梁惠會何異乎嘗怪韓子序道統以荀揚繼孔孟而不及仲舒是豈知道者與

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

爾汝也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放依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要義所對深中當時之病如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蕡雖直非其匹也

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眞德秀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寘仲舒于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于前純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

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刻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張以忠曰天人古今篇中貫串極密開闔極整

又曰三篇闔闢精深學術文章誠卓不可及矣孝武三問文采雋邁直凌董生以上亦宜竝讀

